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聖祖仁皇帝聖訓卷十八九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龎兆樾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十八

武功六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丙戌山西道御史周士皇疏言噶爾丹討日就殱請

御駕不必再臨沙漠

上諭大學士等曰覽周士皇條奏雖臣子之情當然但周

士皇未知其中之故耳噶爾丹兇惡一日不可姑留前在烏闌布通地方猖狂肆逆朕巳遣兵敗之猶不悔過復竊伏我克魯倫地方朕親統大軍勦除畧盡今窮困已極故乘此機會親臨塞外酌量調度前三逆反叛吳三桂煽惑人心遂致滋蔓竟至楡林等處朕日夜綢繆調遣大兵幾費心力方得撲滅今蕩平年久人遂視為易事且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朕所深戒朕亦曽作詩發明此意著諭明周士皇伊所奏雖不當朕亦不罪也

壬辰

上諭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曰朕二月初六日出行十一日至宣化府觀此際情形噶爾丹窮困已極雖欲降何易得至此地寧夏地方去噶爾丹所在薩克薩特呼里克之南格格特哈朗古特地方甚近故遣叅領車克楚近御侍衛僧圖等授以西安寧夏兵一百探視至於伊克敖拉伊等報二月初三日已起程矣為此諭知朕意以為將軍孫思克博濟等率兵三千出嘉峪關或進哈

密或進巴爾庫爾之路俟車克楚歸如可行則一路三千兵出寧夏進新勘之路如不可行則以兩路為一路擇地而進殆可成功矣朕欲往寧夏視軍中糧餉及諸情形爾之意何如為此諭爾商之主事保柱使於第巴報文併發爾知之

癸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前既陣斬噶爾丹之妻阿奴喀屯今又生擒其子賊之本根已斬噶爾丹雖各處偷生其年

老邁能延幾何其子為我所獲是乃天之所賜也凡用兵之道要在乘機噶爾丹窮迫已極宜乘此際速行勦滅斷不可緩朕今親臨寧夏相度機宜調遣軍士賊聞之必魂魄俱喪其部屬亦必張皇而別部蒙古聞朕親臨寧夏各欲見功扼噶爾丹而圖之彼若不自盡亦必為人擒獻克成大事正在此舉矣又

諭曰朕親歷行間塞外情形知之甚悉自古以來所謂難以用兵者是也其地不毛間或無水至瀚海等砂磧地

方運糧尤苦而雨水之際樵爨頗難區畫不周豈可妄動朕今親臨寧夏凡有可用兵之地必詳察行道水草全備馬駝糧糗等物然後起程稍有可疑雖諸臣勸行朕亦不允也

庚子

上諭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曰朕於十七日抵大同分析兵馬十九日由邊内起行赴寧夏今噶爾丹如此窮蹙斷不至於用兵萬一有噶爾丹前來聲息須星速報聞

朕當從寧夏進襲其後如噶爾丹屬下人來降或遣使來當訊明速奏

三月丁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至寧夏後方調甘肅兵前行似乎稍遲此時噶爾丹窮極之際西安滿兵二千甘肅綠旗兵一千俱久在甘肅馬亦肥矣機會不可失宜速進薩克薩特呼里克之地搜勦噶爾丹此滿漢兵各帶百日糧嘉峪關至薩克薩特呼里克地方甚近不必運糧如

噶爾丹已遁此軍計糧而歸各賞銀十兩此外另有當行當奏之事孫思克博濟阿南達等公議具奏其哈密擒獻之俄摩克圖哈什哈遣至伊等軍中倘有可行之機即行進勦如噶爾丹已遠遁則差俄摩克圖哈什哈往諭之言我軍非来征討實来招撫爾可速降至遣寧夏兵駐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備禦之事當檄將軍孫思克知之

壬戌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凡調遣外藩兵馬之事俱已交大將軍費揚古如皆請旨而行則有倉卒軍機必致遲悞嗣後俱聽大將軍便宜調遣

癸酉振武將軍孫思克疏言奉

旨令臣等乘噶爾丹窮困之時帶百日糧速往薩克薩特呼里克一帶地方進勦但馬匹未能齊備祈

敕兵部不論何項馬匹速解甘州

上諭曰機會不可失孫思克博濟等兵著即取伊附近綠

旗兵之馬如可不悞即令啓行一面奏聞如不能得則扣糧減兵即取所減兵之馬䭾糧而行自寧夏進勦之兵朕意不過二千或二千五百伊等如謂減兵則寡而難行著一處駐扎止令寧夏之兵進勦

閏三月辛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曾以轉運糧餉及隨軍安站之事與鄂爾多斯貝勒松阿喇布議之彼奏言當此有青草之候以臣等帶來兵三千足供運糧安站之用應將白

塔以外運糧安站事交松阿喇布同于成龍等商議而行白塔以内運糧安站事交總督吴赫管理其西安副都統阿蘭台兵三百亦交與于成龍又馬思喀帶來之兵若祇自齎口糧一月則其餘三月之糧及隨軍所運之糧為數甚多船運一次未必能完勢必再運一次大兵豈能空坐久待應令馬思喀兵各齎兩月口糧外所餘之米船裝以運船裝不盡者令大小官員均派帶往若復有餘令于成龍竭力運至白塔隨軍遞運之米應

至何處應止何地著大將軍費揚古議政大臣與于成龍等會同詳議具奏

壬辰

上諭內大臣等曰大兵起行之前當遣人招撫噶爾丹丹濟拉此差不必遣本朝之人前與塞卜騰巴兒珠爾同擒者有噶爾丹乳母之子丹濟扎卜再撥願往之厄魯特人齎敕而往一面遣使一面進兵達賴喇嘛身故已十有六年矣第巴指達賴喇嘛之語以誑噶爾丹彼信

其誑自言為達賴喇嘛之教而恣肆橫行以此等事明開
敕內照樣刊刻多印付丹濟扎卜等遍行傳示併遣
使諭策妄阿喇布坦令乘此機會亦興兵勦滅之
敕諭噶爾丹曰去冬命爾早降則予以富貴給以資產眷
顧煦育之即爾所屬厄魯特之衆亦各得見其妻子遂
其生業故遣使偕格壘沽英往宣敕旨今使者喇木扎
卜至覽爾所奏謂未明朕旨觀爾辭意一無真實而請
給還來奔之厄魯特豈惟厄魯特之衆雖爾子塞卜騰

巴兒珠爾及爾乳母俱已被獲今皆恩養與徽特和碩
齊同居爾若來歸即令爾子與爾相聚否則爾有何功
遂還爾厄魯特之衆爾欲歸降應及早来若不歸順徒
遷延時日何益況達賴喇嘛已故朕亦知之曾嚴敕第
巴第巴又遣尼麻唐胡土克圖上表來賀捷且奏稱達
賴喇嘛已沒十六年其再生後身年已十五歲則爾之
指稱達賴喇嘛以為護法欺誑衆人者已顯露矣爾所
逃匿之地厄魯特來降者多朕已悉知即使遁入洪郭

羅險固之地諸路皆可進勦爾困迫若此尚何力拒守即今已無歸所矣今歲即不擒汝來歲當即發兵追討必不中輟汝其詳審之

敕諭丹濟拉曰朕為天下元后善善惡惡乃至理也去歲遣格壘沽英等歸敕內開載爾名復使格壘沽英傳諭令格壘沽英等来爾之辭意皆已備陳爾今能致噶爾丹來降必當封為貝勒畀以殊榮如不能致爾一身歸順亦能不失富貴況爾以下之人先降者皆釋其罪顯

榮優養爾當悉閭已往之過槩不介意爾曾密奏若宥臣罪臣請援降故特專賜敕旨盡宥前罪敕到其速降朕為大君豈改成命特諭

敕諭厄魯特之台吉寨桑哈什哈并其衆人曰朕無分中外皆欲其各安生理樂育昇平至於誅戮征伐原非本懐爾厄魯特等附從噶爾丹所在侵掠雖有所得於人而已之祖父戰死妻孥被掠者亦云衆矣今所餘之人不被創受傷者甚鮮死亡之餘其存幾何因從噶爾丹

之故以至窮迫無歸困苦已極屢頒諭旨命噶爾丹前來歸順則凡爾厄魯特之衆朕必俱加養育使之各得其所乃噶爾丹怙惡不悛並不以爾衆為念不思歸順他日兵臨則爾衆難免俘戮故特諭厄魯特之衆爾若能各攜族屬妻子來降者朕皆養育使得其所前所降者已加豢養爾衆亦當聞之矣特諭

命工部侍郎常綬等齎

敕諭策妄阿喇布坦曰爾歷來請安納貢克恭克順朕亦

加眷顧恩施頻及噶爾丹奸詭性成雖彼至戚靡不嫉害即將厄魯特之四部喀爾喀之七旗致令破巳分裂又以追襲澤卜尊丹巴土謝圖汗等為名侵我邊境屢擾不已朕因於去歲數道遣兵親行征勦直抵克魯倫土喇地方大破噶爾丹陣斬甚衆其妻亦被誅戮冬間復遣兵西出哈密地方獲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等今窮迫巳極所屬大小寨桑哈什哈等相繼来降者不絶其餘附從之人及寨桑等流離逃散俱欲投順密報前

來今噶爾丹僅餘子身率領數人隨處飄遁爾當亦聞之矣爾前奏稱噶爾丹若近逼我土必竭力擒勦又言隨聖上指示効力盡殄等語噶爾丹兇惡已極有如魑魅斷不可留今數道遣發大兵搜討夫噶爾丹與爾素有深仇乘其困迫應起兵復仇進勦且達賴喇嘛久故第巴詐飾其尚在之狀故嚴敕第巴而第巴大懼遣尼麻唐胡土克圖來言達賴喇嘛已故已十六年其再生後身已十五歲據實陳奏則噶爾丹所稱護達賴喇嘛

之法者其為欺誑衆人也明矣欲爾明悉故遣工部侍郎常綬內閣侍讀學士伊道侍衛克什圖等齎敕諭爾

特諭

四月庚戌朔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此地至兩狼山一百二十里無水應於于成龍等未到之先集軍中駱駝送米過此無水之地令內大臣明珠都統噶爾馬王永譽押去到後著噶爾馬王永譽留彼守米著明珠帶回駱駝備歲中路進

兵各驛備米供給兵厮商販故人不至飢此次進兵所關甚要凡事不得不周詳籌畫朕已遣往寧夏取米五百石矣俟到後留貯於此隨運兵丁亦酌量留之著一大臣駐此管轄將此米從驛站陸續緩運每驛量留米俟回師之兵厮商販乏糧者給之上駟院趕來馬一千四百餘匹亦留於此擇水草善地牧放肥壯俟回師之兵有乏馬者給之鄂克濟哈仍駐寧夏凡馳報之事由新設邊外驛站遞送則路近而無悮總督吴赫船站照

常安設船站以外令設蒙古驛站馳報軍機

甲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諸事俱畢惟噶爾丹僅存各處逃竄大兵前進搜勦不久旋師路必由此當逐站置米師回乏糧者以米給之來降之厄魯特青海來朝之台吉等俱由此來米糧馬匹已留於此則駐此而理事者尤為緊要朕本欲駐此親理其事但天下事大是以回鑾著留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并都統阿錫坦噶爾馬王

永譽護軍統領蘇赫副都統巴賽等於此

甲戌厄魯特降人諾爾布寨桑等以勦滅噶爾丹

奏請行慶賀禮

上諭曰往者噶爾丹以追逐喀爾喀為名直入我扎薩克烏蘭布通地方故朕命裕親王及皇長子率師往勦之噶爾丹大敗使濟隆胡土克圖往復陳說自今以往不敢再犯邊陲噶爾丹頭頂威靈佛以誓此爾衆所共聞者也嗣後無故過土喇潛處巴顏烏闌地方掠我臣服

之納木扎爾陀音故朕親率六師聲罪致討然猶不忍遂加誅滅再四遣使諭以和好而噶爾丹怙惡朕故整師進勦噶爾丹不能當我軍威驚潰奔逃遇我西路大兵奮擊大敗之此皆噶爾丹違天背盟以致禍患及身國隨以亡朕但思掃除殘暴拯救羣生誠悃懇懇求符天理故大軍所向無水之方靈泉㵎沸不毛之地瑞草蕃滋山川效靈百神顯佑聞噶爾丹所至之處必有烈風暴雨災異頻逢驚聞我軍之來寢食俱廢反復思維

無計能逃窮急仰藥而已由此觀之天可違乎其助順惡逆亦顯然矣夫與朕為敵者惟噶爾丹而已與衆何涉不惟噶爾丹在日爾等降者必加恩撫恤即今噶爾丹已死凡有降者朕亦如爾輩恩育豈忍異視耶然噶爾丹之滅朕之大小官員當奏請慶賀爾輩素皆受恩於噶爾丹之人不當奏請

五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身歷其境

乃有確見昔朕欲親征噶爾丹衆皆不欲惟費揚古與朕欲討之後兩次出師衆愈不欲若非朕親統大軍追襲噶爾丹使之少留餘息彼必復聚難以遽滅矣明時為恢復河套議論紛紜致大臣夏言曾銑受戮自朕觀之此地無甚關係若控馭蒙古有道則河套雖為所據安能為患控馭無道則何地不可為亂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勝防專言收復河套亦何益乎至行師之道調軍轉餉必一人兼綜其成事乃易濟前西路進兵時

將軍博濟孫思克等專管軍務不與輓運專責地方巡撫等官轉餉迨後糧餉稽遲兵丁困餒致有道殣頃朕自白塔至船站猶見有遺骸皆遣鄉導沿途掩埋朕統大兵由中路進時多方籌畫催督運餉比及旋師無一人受餒且支給西路之兵俱獲全還又令沿途各站多貯米糧雖隨營貿易之人皆不乏食此役寧夏之行料理糧餉悉有次第然後進兵所以直至回軍供應皆足無或稍悮以此觀之兵食兩事斷宜一手區畫此後倘

遇行師當永以為法朕又觀塞外運糧最難昔唐宋及明嘉靖時皆用兵西陲不知當日作何轉運之法朕此次寧夏之行不用車輛所需駝馬騾驢悉自京城發往恐有不敷復給公帑採買預備一切什物皆由官運畧不累民

癸卯禮部題請平定噶爾丹武功告成典禮

上諭曰喀爾喀厄魯特原皆納貢之國因其交相不睦屢諭和好乃仍構釁致起兵爭噶爾丹曾破回子中之䧺

馬爾漢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葉爾勤哈思哈爾賽拉木吐魯番哈密諸國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餘城乃習於戰鬬之國也喀爾喀焉能抵敵是以七旗數十萬衆一歲之中喪亡畧盡喀爾喀之汗諾顔台吉等知朕豢養蒙古夙有厚恩悉皆款塞來歸其時若不允其內附恩養得所必皆淪入於厄魯特則爾時噶爾丹之勢力不言可知矣允其內附而恩養之噶爾丹必假此釁端與我朝構難凡此情事皆經熟籌受納喀爾喀非

漫然而為之也噶爾丹假索取喀爾喀為名遂犯我汛界尚書阿喇尼率蒙古兵逆戰於烏爾會之地我師大北噶爾丹乘勢遂直抵烏闌布通距京師未及七百里斯時諸大臣及國家諳悉軍務之人不在行間者少矣適朕躬以違和還京左翼軍雖能勝敵而右翼軍不能制勝大臣而下以至軍士陣亡被創者甚衆噶爾丹亦自知其無濟歸路遭罹瘟疫得還科卜多者不過數千人耳當是時即豫知其勢雖大損必復稱兵犯境六年

以來烏闌布通之役時廑朕懷因是訓練軍旅諮訪形勢正經理武備之時噶爾丹果復舉兵寇掠喀爾喀之納木扎爾陀音於克魯倫之地朕思此賊不可以尋常寇盜視之詔武臣三品以上咸陳滅賊方畧會同詳議舉朝皆以為難其言賊當討滅者不過四人朕以為此賊斷當亟圖遂宣昭大義祭告於

天地

宗廟

社稷之靈克成厥勲倘事或未成則受喀爾喀之内附致

厄魯特之兵爭糜中國之脂膏事朔荒之邊塞窮兵黷

武其名恐未能免矣今我師所至

上天佑助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土而庶草蕃蕪

事悉稱意者此皆國家之福將士之勞所致也今西北

永遠寧謐其不致蒙咎者即幸矣自今以往務益彌勵

精始終如一治安之日愈求治安其祭告諸典禮俱依

議行徽號不必上

六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四川總兵官馬子雲欲率回子襲噶爾丹之後回子生性無義曾三擒其主以獻噶爾丹其兵豈可用乎本朝之兵所向無敵若有事時已不可勝用矣安用外國之兵古來用外國兵鮮有善者宋用金兵滅遼復用元兵滅金金既滅元遂滅宋此其明驗也初噶爾丹幷吞吐魯番葉爾勤薩馬爾漢哈薩克等千餘部落本朝並不之問當厄魯特與喀爾喀戰時本朝若

助厄魯特今如何能破噶爾丹乎噶爾丹既克喀爾喀直侵內地朕始領兵勦滅前定海總兵官藍理曾請率所屬籐牌兵進勦沙漠地寒冰凍與南方迥别籐牌兵雖强夏尚可用自八月以至三月豈但交戰即籐牌亦不能執此皆人地不相宜所謂紙上談兵者也馬子雲粗鄙不識大義可曉示之

七月丁酉

上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各官以平定朔漠并太和殿告

成上表行慶賀禮

詔諭天下曰朕君臨天下早夜孳孳勤求治理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初未嘗有歧視中外輕事兵戎遠伐異域之事厄魯特噶爾丹向與七旗喀爾喀同奉職貢嗣因兩國交郄構兵喀爾喀汗等為所敗𠛬叩關内附噶爾丹乃借辭追擊闌入我邊境恣行狂逞朕屢頒敕諭令其悔悟自新而狡寇不知省悟益肆鴟張其逆謀不測實有偪處近塞窺伺内地之漸朕思此寇包藏禍心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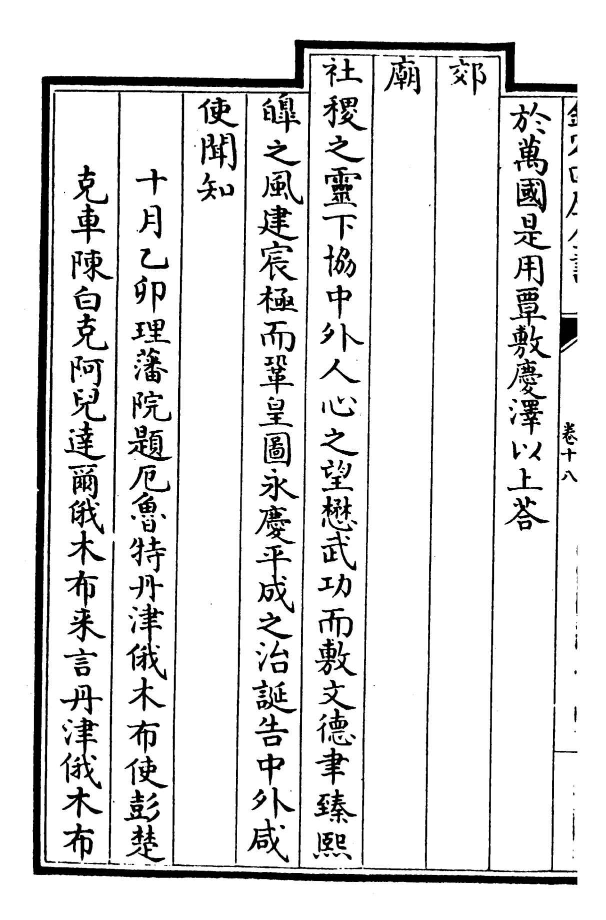
即行撲滅則異日必緣邊設防重滋民困何如及時聲討立靖根株於是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躬統禁旅不憚勤勞三出塞外去年夏賊於克魯倫地方自度力不能抗倉皇宵遁朕親追至土喇河適西路大兵遮截其後擊敗之於昭莫多賊勢大挫冬月復駐蹕鄂爾多斯收撫其降衆遏絶其外援而賊益困蹙

機會所在刻不可失遂以今年春西巡邊境從寧夏出塞遣發大兵兩路進勦而青海烏思藏人等皆先後輸忱自効哈密國人又俘獻噶爾丹之子於行在噶爾丹窮迫已極一聞大軍壓境計無復之隨於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飲藥自盡揆之料敵成謀適相符合自此寇氛盡滌邊圉永安而朕為民除害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亦可曉然共喻於天下臣民矣武功告成之會正太和殿鼎建工竣巍煥方新臨御伊始協氣集於九重觀瞻肅



於萬國是用覃敷慶澤以上荅

郊

廟

社稷之靈下協中外人心之望懋武功而敷文德聿臻熙

皡之風建宸極而鞏皇圖永慶平成之治誕告中外咸

使聞知

十月乙卯理藩院題厄魯特丹津俄木布使彭楚

克車陳白克阿兒達爾俄木布來言丹津俄木布

與策妄阿喇布坦不合今已無所歸矣應遣人招之使來

上遣羅卜臧丹巴齎

敕前往

敕曰朕前聞爾與噶爾丹分析游行故差黑色馬尼圖捧

敕諭以來降必使富貴優加恩養爾如同阿喇布坦往歸策妄阿喇布坦朕亦不究著明白覆奏如兩無所歸欲於額黑阿喇兒洪郭羅等處據險竄伏朕斷不容必刻

期破之爾使人諾顔格隆臧布額爾克俄木布阿旺達什等來奏云倘噶爾丹至我近地必擒而殺之歸降聖朝又以敕書使諾顔格隆臧布齎去諭爾雖不能擒殺噶爾丹而身率屬下来降亦必使之富貴而優養之毋疑毋阻今爾竟不往歸策妄阿喇布坦仍另自游行豈因爾向與策妄阿喇布坦不睦有歸噶爾丹之事故不便復歸策妄阿喇布坦乎今噶爾丹身死國亡生擒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又擒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今爾

不速來漸至日久則爾生計亦漸迫若爾率屬下星速
來降朕必加以厚恩優待愛養目下丹濟拉車陵等来
降俱使得所而愛養之爾亦當聞之詳矣今軫念爾無
所歸生計窘迫欲使得所之意爾當籌之速来歸降毋
貽後悔為此特遣爾幼時服役識認之人羅卜臧丹巴
齎敕往諭

十二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屢次出兵看来為將誠難一應軍務

惟在相機而行固不可急亦不可緩如阿喇尼紀爾他布過於急而為賊所敗馬思喀等又過於緩而致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逃脫去年中路出兵時雖以衆論俟大將軍費揚古然以此為至論亦屬不可彼時費揚古於五月十三日若不到昭莫多則噶爾丹豈不脫逃乎故為將者必相機謫遣方能濟事其餘庸流則多有失策矣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十八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十九

武功七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月乙巳諸王大臣等以蕩平噶爾丹奏請立碑太學以垂萬世

御製碑文曰惟

天盡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踐

祚迄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亟臻熙皥以克副維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廼厄魯特噶爾丹阻險壯陲困此一方人旣荼毒塞外輒狡焉肆其兇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内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絶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

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
誠荒外君長来享闕下西北萬里濯燧銷烽中外乂謐
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乃蠲釋眚災潔
事禋望為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
来茲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茲武畧
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
辭考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出征執有
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

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兹允廷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為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戻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

平所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
域中逾茲三紀嘗見羮牆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
謂四海無外盡隷侯尉維彼兇醜瀆亂典常既梗聲教
遂窺我疆譬之於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
彼遊魂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
其依屬車萬乘建以龍旗祝融驂鸞風伯戒途宜暘而
暘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効靈泉忽自湧其甘如醴
設為犄角一出其西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絶域無人獸

羣受掩五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孥剪其
黨孽俘彼卒徒衆烏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重為民
困慎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徂冬雨雪其零載馳載驅
我行至再蠢玆窮寇昏惑不悔我邊我氓以休以助爰
寧其居爰復其賦藩落老稚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
之期春風飄翩揚我旌旃我今于邁如涉我郊言秣我
馬狼居胥山登高以眺閲彼彈丸天降兇罰孤雛就羈
三駕三捷封狼輿尸既腊梟獍既獮豺貙大漠西北觧

甲棄殳振旅凱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昔我往矣在泮飲酒陳師鞠旅誓屈羣醜今我来思在泮獻功有赫頌聲文軌来同采芹采藻頌輿東魯車攻馬同亦鐫石鼓師在安民非出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此旨緬維虞廷誕敷文德聖如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億萬斯年視此銘詞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七月庚子大學士等遵

旨以商南多爾濟等所奏青海事宜問侍郎常綬等回奏

上曰此事稍覺遲延方奏到日即為行文甚好青海台吉亦屬失算何以先將已意洩漏但將来使照常款待禮遣斷不敢搆釁今以朕計之亦尚無妨朕廵幸蒙古之地頗多凡事朕皆熟悉策妄阿喇布坦人雖狡猾但由博羅塔拉至土伯特必經哈喇烏蘇等艱險之處路徑甚惡斷不能往伐何也策妄阿喇布坦素行奸惡故其附近哈薩克布魯特諸部皆相仇讐欲悉軍大舉則路既難行且無留護其妻孥者若兵單力弱斷難成事惟

有奮激而行妻孥與俱幸而有濟則已無濟則有歸附土伯特之謀而已然策妄阿喇布坦奏書之意特張虛聲欲覘青海之動靜耳亦未必果有爭戰也觀古趙充國所議五事良是應宜留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九月丁卯湖廣提督俞益謨偏沅巡撫趙申喬題報紅苗搶掠地方

上諭大學士等曰紅苗事當籌一勞永逸之計苗人固慣行搶掠而因內地人勾通煽誘者亦有之令照招撫廣

東八排猺人事遣大臣一員前往領荆州兵再酌派廣西湖南貴州三省兵齊至苗地并力圍困令其畏懼就撫則百姓可永免侵掠之患矣爾等與九卿會議具奏

已巳大學士九卿等遵

旨議覆湖廣提督俞益謨等所奏紅苗一事仍照前招撫廣東八排猺人之例派遣在京大臣率前鋒四十人前往調遣荆州及廣西貴州湖南三省兵酌量招撫勦滅

上曰滿洲兵所向無敵頃廣東僅發前鋒四十名八排猺人望風投降今苗人一聞特遣禁旅必自畏而就撫若輩不如此示以利害則地方百姓何能安居尚書席爾達原任川陝總督曾管兵丁紅苗之事著席爾達同副都統圖斯海徐九如前往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月庚寅

上諭武殿試讀卷官等曰今天下太平日久曾經戰陣大臣已少知海上用兵之法者益稀朕甲子年南巡由江

寧登舟而下至黄天蕩江風大作衆皆危懼朕獨令衝風而行朕竚立船頭射江豚畧不經意後又南廵乘船渡江微覺心動去歲之行見人渡江者即為心悸由此觀之皆年為之也大約年少則血氣强年老則血氣衰嘗問之宿將皆云年少力壯故能登城臨險今則怯矣凡將軍提督總兵官當年少時冒鋒鏑越險阻所在効力及位至大僚家亦富饒而年齒漸高設一旦有事使之率兵而行欲其奮勇効命如前何可得耶

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遣護軍統領席柱等往取假達賴喇嘛及第巴妻子時諸皇子及諸大臣俱言一假達賴喇嘛取之何為朕意以衆蒙古俱傾心皈向達賴喇嘛此雖係假達賴喇嘛而有達賴喇嘛之名衆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遣人往取若為策妄阿喇布坦迎去則西域蒙古皆向之矣故特遣席柱等前去席柱等方到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果令人来迎以此觀之若非遣人前

往則假達賴喇嘛必已歸策妄阿喇布坦矣至西域回子及蒙古今衰弱已極欲取之亦甚易但并其地不足以耕種得其人不足以驅使且見今伊等已俱恪守法度是以不取此等情事漢大學士及九卿等想俱未深悉爾等可將朕諭示之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三月己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自幼時讀書之餘常習騎射因見滿洲挽硬弓者甚少常以騎射鼓舞衆人今見官員兵

丁中挽十五力及十餘力弓者甚多矣且朕自幼常習畋獵身體强健中路出征時往来行走四月有餘日進一餐五更起行至晚始歇遇沙地則下馬步行殊覺耐勞至寧夏出征時往来兩月有餘並不曾在路途中歇養馬駝自往迄還馬駝俱無倒斃舊時將軍出兵於未到西安寧夏荊州等處之先必喂養馬匹二三十日然後起行尚不能無倒斃之累由是觀之凡領兵行走欲士卒精强馬匹壯健俱視帶領之人措置何如耳且寧

夏出兵之時朕帶領兵丁於六鄂爾多斯花馬池定邊等處行圍每日殺兔數千一日所獲可作兵丁幾日乾糧朕於花馬池地方一日殺兔三百一十八隻自寧夏回時至黄河渡口因無大船朕量帶侍衛人等乘小舟順流而下以所帶乾糧甚少每日往山間畋獵河中網魚而食二十餘日竝未用及乾糧至湖灘河朔渡口朕日御小舟令新滿洲四人棹舟追射鴈鴨等物一日可得數百隻彼時朕方年壯兼之熟習水性故毫不介意

迄今思之轉覺自懼也然領大兵行走事必率先心能預料始可服衆令其遵指授而行也朕於諸事閱歷已周行走已熟深悉其可成而後行似朕帥領有方身先士卒嗣後將軍大臣等亦難傚效葢天下事無有過於領兵之難者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即位以来辦理軍務甚多向年平定三逆取臺灣降鄂羅斯討滅噶爾丹用兵之道朕知

之甚明部院諸事朕尚與諸臣商酌惟軍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籌畫前於烏闌布通擊敗噶爾丹人言彼時天晚未獲全勦嗣後費揚古於昭莫多地方至傍晚時大敗噶爾丹殺賊竟夜以此觀之隨時遇見賊寇即當擊殺豈可以日夕推諉而不奮擊乎朕廵行塞北至烏闌布通觀我軍排列陣勢俱甚合節但噶爾丹乃行陣積年之賊於沙岡之下排列所以我軍火器俱髙未獲盡勦後費揚古遵朕指示奮力擊殺始能勦賊令海内承

平邊疆無事選擇武弁但視其步射騎射才堪管轄者用之而已其於行陣如何則無由知之也或有軀幹短小步射平常而善於行陣者必遇敵時方能知之耳凡人誠知顧惜顏面能效命者即為勇士原任正白旗副都統塞黑尹善射且相貌魁偉善於管轄兵馬烏闌布通之戰彼則大懼故為受暑下馬其家人俱憤曰身為二品大臣如此臨陣退怯歸去何顏見人耶扶之上馬塞黑尹復下馬臥於草內及回營猶戰慄不已身披甲冑

蒙被達旦因此伊所管兵丁無不恥笑内府員外郎喀青阿之父海西尼身小力微曽往福建隨征得本旗頭等功牌八次雖身體數處被傷而攻城之時猶令人用木板舁之前往以覯攻城及城既拔謂衆曰我因殘疾未獲與汝等一同効力憤恨大哭又原任廵撫楊熙亦甚瘦小醜陋當尚之信反叛時彼與海澄公之弟黄世名拜音達禮俱在廣東城内被賊圍困三人各率家人殺出重圍往赴大兵營内以此覯之人之勇怯斷不可

以相貌定也且三逆叛時李之芳曾任浙閩總督伊雖不諳騎射執刀立於船首率衆突前大破敵人以立功績彼時同出征者回京俱稱李之芳之勇近征紅苗提督李芳述親冒礮銃鼓衆力戰連破數寨聞趙申喬亦甚强毅又將軍穆占孫思克等在平涼時與賊大戰孫思克之手被賊砍中馬進良曾為孫思克標下武弁聞之曰砍我總兵之手者吾必殺之遂突入萬軍中追殺砍孫思克手之賊馬進良數處中傷至今尚有傷痕可

謂奇勇矣今承平日久善於馬步射能管轄兵丁者尚不乏人若經歷行陣之人甚難得也野戰尚易水戰尤難蓋水戰必待迎風方出此特為易退之計也或我兵欲出之日賊兵不出或賊兵欲出之日我兵不出彼此相遇甚難必能識水性諳水陣之人始可隨機應變調度成功也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閏五月乙卯兵部題浙江巡撫王度昭招撫海賊陳尚義等見解到京九十二

人作何安插

上曰先經拏獲海賊俱已發遣寧古塔等處見今陳尚義等一百餘人又來歸誠伊等俱熟識水性海道之人將伊等歸併盛京錦州地方著設立水師營近據山東總兵官李雄奏請裁伊標下水師營戰船十隻即將此所裁數內截留數船分往錦州看守地方巡防海洋似有裨益著滿漢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四月己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經歷軍務年久且曾親統大兵出塞征討凡行兵機務靡不周知今欲用兵兵非不敷但慮路遠運餉殊難誠能輓輸無悞令全軍得至策妄阿喇布坦之地朕心始慰此兵多係從前在昭莫多烏闌布通屢經對敵之兵且人人懷報効之志若策妄阿喇布坦來戰不論何地制勝有餘再若由噶斯路進兵一萬赴伊里河源抵彼巢穴由哈密吐魯番進兵一萬由喀爾喀進兵一萬前至博克達額倫哈必爾漢地方如

此三路進勦料必成功但其間進止又在臨時相機而行未可預定爾等雖未身歷軍旅既為國家大臣於議此等要事時當詳審籌度務合機宜非可視同泛常也

乙未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軍中機務甚屬緊要前勦噶爾丹時曾由兩路運米至翁金河乃已經熟識之地而推河與翁金甚近又從前兩路所運之米至回軍時尚未用完度今所用錢糧最多不過三四百萬可以足用著戶部

動支正帑運送軍務乃係大事著遣司官二員分往富寧安祁里德處令公同商議策妄阿喇布坦兵已大敗而去今若三路進兵或即行進勦或前逼近彼處遣使招降著富寧安與將軍提督總兵官祁里德與喀爾喀汗王台吉等各詳議具奏喀爾喀汗王台吉等若自度兵力可以進勦固善或再助以我兵及黑龍江索倫打虎兒兵更為妥當再西安甘肅巡撫處著將河東鹽課銀四五十萬兩解往

七月甲午朔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近和托輝特公博貝奏請招撫吴梁海及策妄阿喇布坦所屬厄魯特杜爾伯特丹津一千户人若伊等抗拒不服即行攻取臣有兵一千五百度已足用若聖上謂應添兵則有根敦扎薩克羅卜藏所屬翁科特兵扎薩克濟納米達兵扎薩克台吉阿禮雅兵俱善於攻戰可以破敵將此三扎薩克兵添給足矣著照博貝所請將三扎薩克兵添給博貝帶領前去遣

人往吴梁海處以好言招撫若不歸順逃入樹林深密處亦無關緊要相機行事可也至於杜爾伯特丹津處應再探其情實或撫或勦博貝領兵前往時若有策妄阿喇布坦兵向我喀爾喀直衝前來即著尾其後以牽制之杜爾伯特丹津與厄魯特散秩大臣車領為弟兄可令車領遣一親信人寫給書信爾等將此事派一章京或筆帖式飛馳發往博貝處并帶車領人同去即隨博貝兵一齊進發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辛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差往策妄阿喇布坦處之克什圖保柱并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使人楚陽託音及策妄阿喇布坦差至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處之使人潘提忠内等来京朕詢問策妄阿喇布坦情形皆已悉知策妄阿喇布坦乃巨猾奸詭之人甚屬無恥以朕之使臣非係使臣旨意非係諭旨是部文等語令爾諸大臣等向克什圖保柱等詳詢策妄阿喇布坦情形將克什圖

保柱及楚陽託音潘提忠内等一同遣往作何遣往之處爾等會同副都統以上并九卿大臣各陳所見詳議再傳諭漢大臣等從前但以兵糧牲口路遠難到為念令祁里德處糧米見剩有二千餘石而西路之米亦皆陸續運到兩處之米悉屬充裕無容計慮朕從前中路出兵時曾於沿途按站留米令煮粥以贍養營中困乏之步行跟役并貿易人等大有裨益今兩路進兵之站亦應照此行將軍席柱胸中毫無主見一應軍務糧餉

俱將軍之責伊云我但統領兵丁運米之事與我無涉糧到我即行等語可見席柱無將軍之才此處亦著確議再總兵官路振聲一聞侵犯哈密即領兵往救且聞伊愛養標下兵丁甚屬出力路振聲著授為叅贊據策妄阿喇布坦奏懇遣使一賢能大員等語克什圖保柱出使策妄阿喇布坦處所已經數次令加伊等大銜即係大員矣再凡為使臣者果能一體同心於事方克有濟若内有不睦互相掣肘彼此言語矛盾一有差失則

無益於事伊等有不合處即當明言為是再派出在京一人偕克什圖保柱前去此處亦著會議朕書諭旨時令克什圖保柱等面看繕寫伊等俱以為宜其再明示諸大臣我兩路兵馬牲口糧米一應俱已齊備兩處軍中業已種地秋季收穫可期此番使臣知策妄阿喇布坦處確實情形即將大兵逐漸進至伊地且告以會講遣往茲非進勦之兵亦無不可也

十月丁未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賦性狡詐知我兵在巴爾庫爾阿爾泰等處防守嚴密若探聽噶斯路兵勢單弱由噶斯路來犯侵擾青海亦未可定不可不預為防備朕意派西安滿洲兵及督標兵二千名著護理西安將軍印務總督額倫特帶往西寧預備如策妄阿喇布坦由噶斯路來犯著西寧預備之兵與青海左翼台吉等會合提督康泰帶領四川之兵與右翼台吉等會合兩路協守策妄阿喇布坦斷不敢来犯倘由嘉峪關

外及布隆吉爾等處以彼微弱之卒驚我大兵之後亦未可定著行文富寧安令選兵一千名預為防備朕意以為策妄阿喇布坦知祁里德之兵令值冬季雨雪之時決不前進或由公博貝之後以微弱之卒潛來驚擾亦未可定著行文曉諭爾等速議具奏

十一月辛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朕綜理軍務年久經歷甚多且曾親統大兵安定邊塞衆議欲於明歲進兵又慮路遠糧米

難運其見不可為非但大兵進勦策妄阿喇布坦勢不能當必致逃避明年著暫停進兵加意耕種將糧餉馬匹預備整齊後年再行進兵其盛京寧古塔兵丁照舊發往京城之兵著暫停止策妄阿喇布坦詞雖卑遜竟遣人盜我噶斯路兵丁之馬我兵豈可坐守著將孔格札布罕兵内揀選精騎由阿爾泰作三四路襲擊巴爾庫爾兵内揀選作兩路襲擊此襲擊之兵遇可擊之處即行襲擊可取則取應退則退相機而行襲擊後仍回

駐兵之處策妄阿喇布坦地方必然震動其餘黨或有變端以致逃亡亦未可定我兵如此一舉其道路地勢皆可悉知將此詢滿漢大臣若仍欲明歲進剿爾等將原議具奏

十二月丙午

上諭侍衛郎泰等曰爾等往諭尚書富寧安明歲暫停進兵之故朕親加籌度復命議政大臣等詳議已降旨於兩路出征大臣矣遣兵襲擊之處爾等與富寧安彼處

大臣及公傅爾丹并厄魯特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等
會同詳議具奏至厄魯特等甚屬狡詐捏稱投誠或潛
來侵犯亦未可定此處應加意防範如果實心率衆來
投將彼爲首之人解送來京其餘令在克魯倫河地方
遊牧交與左翼喀爾喀扎薩克等酌量安插所遣襲擊
兵丁將擒獲賊犯釋放一二人告彼云汝輩盜竊中國
馬匹所以邊上駐扎之兵茲未俟旨即行追剿前進今
朝廷深憫汝輩降旨不許肆行殺戮因此各回汎界再

傳諭公博貝此處正伊効力之所著益加勤慎厄魯特喀爾喀公内亦有身材壯健者著將和托輝特等處兵派出一同前往襲擊如此則策妄阿喇布坦情形自然顯露矣然軍機事務臨期酌量難以預揣惟在領兵大臣善為籌度耳爾等會同定議後即速行奏聞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丁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大兵前進宜攻取吐魯番或招撫之即與哈密相類盡入國家版圖既入版圖不得不善為

保護若襲擊之兵勢覺單弱或策妄阿喇布坦擁衆而来救援吐魯番或吐魯番等更變彼時不能看守則得而復失關係甚大著軍中大臣詳加籌畫如有難處之勢仍照前議襲擊回来為是又軍務應相機而行若此兵襲擊能使策妄阿喇布坦軍中内亂分散来歸則竟行襲擊不必請旨將此訓旨曉諭軍中大臣

五月癸酉

上諭將軍傅爾丹等曰吳梁海之有無總無關係見今掃

滅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乃屬緊要若大處不理止將吴梁海收取遷移以為緊要一經舉動之日向何處驅逐耶策妄阿喇布坦若一摇動吴梁海自俱為我有凡謀大事之人應將小處暫置見今羅卜藏達席之信亦尚未來也

八月壬午朔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聞策妄阿喇布坦在阿里克地方幫助拉藏發兵六千名一事雖虛實未知朕意料之甚屬

可惡策妄阿喇布坦先曾向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使者云拉藏汗係嗜酒無用之人不足介意羈留其子并留達賴喇嘛班禪之使不令前去今此兵或征取拉藏收取西邊地方或幫助拉藏侵犯青海俱未可定若係征取拉藏其兵於去年十一月前往今已成讐我兵欲救援拉藏恐地方遥遠策妄阿喇布坦之兵若幫助拉藏同來侵犯青海則不可不備兵協助迎勦矣見今巴爾庫爾有富寧安阿爾納等一應軍務俱已諳練行

兵甚易應將額倫特撤回仍駐扎西寧協助兵丁與青海之人一同預備爾等議奏

十月丙午

上諭九卿等曰口外有一定當行之路水草足用若不諳路徑則難於前進所以行路先須酌量形勢策妄阿喇布坦所住之處即古陽關哈密以西即古瓜州沙州所通之地甚廣前有以守邊之說進者勢必將邊牆之外棄去斷斷不可即如臺灣南澳人以孤懸海外無關緊

要自得其地福建廣東之賊便無容身之地所係非輕

然海中之路亦有一定福建至盛京沿海一路曾令詳

細繪圖島嶼停泊皆有定所口外亦是如此彼處行路

宜於冬不宜於春夏昔人用兵以為春間口外馬瘦內

地馬肥殊不知春間馬一出口肥者先壞受累不小凡

人平時易出大言臨事多畏縮逡巡口外行走遇大雨

大雪即驚惶無措用兵須主意堅定若主將倉皇人心

皆為搖惑矣趙申喬前在偏沅征紅苗挺身前進新滿

洲令其在後以避鳥鎗伊云即有不測我後人尚可得
瘞襲與我身在何異趙申喬並不嫺軍旅但立定主意
便無畏怯從前耿逆變亂李之芳守衢州亦是身先士
卒也當初西路用兵滿兵已先進綠旗兵畏死欲退將
軍孫思克諭云滿兵前發並未傷損一人爾等且看滿
兵若有死傷再退未遲衆始前進因成大功

十一月甲戌

上以甘肅提督師懿德議不可進兵一摺示滿漢大學士

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

諭曰此事彼處督撫不奏師懿德獨奏亦是倣劉蔭樞之意且將師懿德留京用兵之事原要機謀非拘執不通者所能辦理當中路出兵時人云地寒馬瘦到彼處馬匹必致凍死又包衣大力言糧餉未到難以前進朕即止之云此中機謀非爾等所知如再妄言即律以軍法朕來時祭告

天地

宗廟必見噶爾丹方回又與費揚古約兩路合兵今不前進如何先回朕親率大兵深入敵境算在必勝也噶爾丹使人來朕留營中七日諭來使云不見噶爾丹必不輕回鼓兵前進差人往視噶爾丹已遯去三日再差人往視已盡棄廬帳器械遠遯矣朕乃回兵令策妄阿喇布坦本屬小醜不足為慮但怙惡不悛侵陵哈密前曽以二百人敗其二千餘人矣今因其移兵到藏道路甚遠又無接應自去年十月起行今年七月方到過三層

冰山噶斯等處實為難行然彼既可以到藏我兵即可到彼處兵亦不用多二百餘人便可破之矣人奏彼處雪深八尺兵不可住今李先復係漢人自彼處運米回来氣色甚好並不見途中有病人是西邊水土可住故復議明歲三四月出兵用兵惟以安寧百姓保護地方為先故各省督撫奏捐来俱批先固内地緊要不可聽小抄以惑人心我朝驛遞之設最善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到荊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三藩叛逆

吴三桂輕朕年少及聞驛報神速機謀深遠乃仰天歎服曰休矣未可與爭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二十二十一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金拱閶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二十

武功八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九月己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在噶斯一路駐扎之阿齊圖等帶領兵丁一千業已進藏所剩兵一千有西安之佐領禪播等帶領駐扎柴旦木地方今屆秋時探知策零敦多布

等設兵處便可發大兵進剿若謂彼兵趁冬雪之際輕兵來至噶斯一路驚擾青海因此遽將進取西招之兵撤回噶斯則彼且謂得計亦未可定朕意駐扎肅州之總兵官李耀身材壯健令間住肅州若令李耀帶領兵丁前赴噶斯令冬在彼防守似有裨益爾等會同確議具奏

十二月庚午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派黑龍江索倫打虎兒及寧古塔船

屬盛京六處兵共三千名令於來年三四月間青草發生時各帶馬匹由索岳爾濟地方至喀爾喀河下流上克魯倫河而去其一路行糧著先派人前往車臣汗一帶令不曾派兵之二十二處扎薩克幫助馬羊再於達里剛愛羣内取羊撥給其盔甲器械著於京師製造給予此所派之兵俱發往將軍傅爾丹處再將傅爾丹向時所領之安逆好兵三千名撥過富寧安處至於胡什圖英柱領去之兵兹未到所指之處亦無勞績將伊等

帶去之每佐領下護軍一名披甲一名亦發往富寧安處令其効力再有不取吐魯番之兵若進吐魯番界口並烏闌烏蘇等形勢之處著設兵一枝修築城垣四遠哨探加意防守則可得一切總要信息亦可常得逃人自此直至巴爾庫爾地方沿途修築墩堡每堡設兵四五百名令其堅守而大兵仍照常駐扎巴爾庫爾如敵兵來少則即行殲滅若多則相機進勦如此則我兵永占要地可以待敵兵之自斃矣此各處邊境駐守之兵

每年不過用銀一二百萬兩將此等事爾等公同詳議具奏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正月癸卯

上諭額駙吳爾衮等曰今年大兵既不能前進若發兵襲擊策妄阿喇布坦則伊情形自露著派盛京烏喇察哈爾索倫喀喇沁以及內地喀爾喀之兵一萬自前年進兵之處往彼襲擊出兵時厄魯特王策零旺布公多爾濟色卜騰之人不必派往又從前曾欲令盛京三千兵

過巴爾庫爾地方今暫行停止此次襲擊之兵令於六月間發往及秋而回設或今年不便襲擊來年另爲籌度爾等到傅爾丹處詳議後即差人到巴爾庫爾將軍處一同定議具奏

九月乙未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差往西邊胡畢圖奏稱策零敦多布等及土伯特衆喇嘛民人俱言在西寧見有新胡必爾汗實係達賴喇嘛之胡必爾汗天朝聖主將新胡必爾

汗安置在達賴喇嘛禪榻上座廣施法教實與衆人仰望之意允協且土伯特處時有瘴氣厄魯特之子孫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貪戀之處惟懇天朝聖主將法教速為廣施覩此情形似乎易結令將新胡必爾汗封為達賴喇嘛給與冊印於明年青草發時送往藏地令登達賴喇嘛之座送往時著大臣帶滿洲兵一千名蒙古兵一千名土番兵二千名綠旗馬兵一千名步兵一千名前去其行糧牲口接續之處令大將軍辦理再由

巴爾喀木帶四川滿洲兵一千名綠旗兵一千名土番兵酌量派往其行糧牲口接續之處令年羮堯辦理青海王貝勒貝子公等亦帶領屬下兵或一萬或五六千送往前去策零敦多布等若實為法教自必俟達賴喇嘛登禪榻後然後前去若不行等候遁走即為無恥之賊此行大將軍帶領兵馬在索落木週圍水草佳處駐扎兼照管青海家屬駐牧處四川兵二千名出口駐扎兼照管王察罕丹津駐牧處事關甚大將此旨傳諭大

將軍處令伊等公同確議具奏又青海王台吉等令大將軍傳集一處曉諭唐古特國內達賴喇嘛班禪法教原係爾祖上設立令策妄阿喇布坦無故將拉藏殺害令寺廟喇嘛各自散去將衆鄂里格一路截斷令達賴喇嘛之牀空虛從前爾將此新胡必爾汗稱為達賴喇嘛之胡必爾汗若安置在達賴喇嘛禪榻為法教廣施之事我等願捨命効力業經保奏土伯特之喇嘛民人及阿木島地方喇嘛等俱亦稱為達賴喇嘛之胡必爾

汗皇上將此胡必爾汗特封為達賴喇嘛於明年大勢
一同送往藏地令登禪榻將法教廣施放開衆鄂里格
一路令其販賣茶布此正宜効力之時爾等應各帶兵
丁與送去之大臣會同一處前去爾等之意如何令伊
等各陳已意會盟畫一具奏俟會議完時令都統延信
楚宗公策旺諾爾布侍讀學士長壽等由固關前來京
師具奏

十二月丙辰議政大臣并軍前名至大臣九卿等

公同議奏進藏一事

上曰此議尚未周詳只議西地進兵並未議及阿爾泰巴爾庫爾兩路之兵兩路之兵會合取吐魯番若烏魯木齊難以堵塞看守應將兩路兵會合襲擊或各減騎進入震懾從呼爾達拉之處襲擊則彼必畏懼自然棄此牧放牲口之處而去再聞知西地大兵進勦并兩路兵襲擊不但驚惶無措亦且首尾不能相顧矣額駙阿寶所屬厄魯特兵五百名察哈爾兵四百名令帶往取藏

柴旦木所有之兵亦令前往取藏大將軍留駐穆魯斯烏蘇三千兵內令派兵一千前進大將軍之兵若少將京師每佐領下派出護軍二名甲兵一名於二月內起程前往西寧令新胡必爾汗奏稱各處俱有禪牀皆可安設若為我興兵實關係衆生此或是新胡必爾汗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畏懼策妄阿喇布坦密囑新胡必爾汗具奏亦難預知倘新胡必爾汗與青海台吉等意同此新胡必爾汗不可送往青海台吉等若無此意必

將新胡必爾汗送往安設禪牀廣施法教令土伯特之衆誠心歸向則策零敦多布自畏勢逃遁我師進藏定立法教之後或留兵一二千暫行看守或久住則土伯特之衆即如我兵縱策妄阿喇布坦策零敦多布發兵前来伊係勞苦之兵我則安逸之兵即可勦滅朕意如此事關重大不可急迫從容周詳定議為是今若照衆大臣議惟行看守自西寧至四川雲南内外土番雜居一處西藏之人皆係土番伊等俱是一類倘藏地被策

零敦多布佔據則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邊疆土番豈能保全爾等暫行看守之議不合著另行周詳定議具奏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正月壬申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

太祖

太宗時滿洲兵於凡征戰之所馬匹口糧自備行走所向立功茲無遲悞今官兵凡有行走之處馬匹糧餉及一

切物件俱給自官帑且以為不足而怨咨生焉此皆滿洲風習較異曩昔亦由該管官並不嚴飭之故也朕辦理軍務閱歷甚多向時攻取岳州但從陸路抵禦以致許久不克朕諭令洞庭湖備船隻以水路遏賊貝勒察尼奏湖中風浪甚大船不能行恐有礙於兵丁請撤戰船朕諭以岳州城已被困不久即下若將戰船兵撤回賊得由水路往來何能有得岳州之期哉於是不撤船兵嚴飭看守未幾而岳州下矣再征討雲南時滿漢官

兵合計四十餘萬貝子章泰等離雲南城七十里安營一面臨湖一面抵山未令設兵湖中斷其水路賊寇米糧仍舊運行城内竝無危急後趙良棟率寧夏兵至云我等連營四布不就近速戰迨至日久米糧不繼雖滿兵無妨營兵何以存立耶章泰云雲南城久被圍困朝夕可下爾兵丁俱從遠来宜休養之何可令其傷損設或營兵不能禦敵我等勢必捐軀趙良棟不從章泰之言自率標兵前往力戰奪取得勝橋而趙良棟之兵亦

瘁甚矣章泰又向趙良棟云爾兵已瘁應暫撤回令總督蔡毓榮率兵看守趙良棟云我死戰所得之地肯交與他人看守乎城内賊寇聞之始覺恐懼失措不數日而雲南下矣此亦由決於進戰乃得成功也再出征烏闌布通時阿密達因天晚撤兵云皇上必不以撤兵故遂殺我等將兵撤退索額圖明珠選勇士數百人埋伏勇士云挑選我輩原擬或戰或追詎意止令看守衆俱忿怨後中路出兵時令大臣官員等會議進兵之處衆

皆謂不可獨朕與費揚古以兵為可進決意進兵及至

科拖地方衆皆不欲前發大臣等勸朕撤兵朕諭以祭

告

天地

太廟

社稷親統兵前來不見賊踪如何驟行撤去不允所請將

兵前進噶爾丹聞我兵威甚是驚懼鼠竄而去朕選兵

令馬思喀為將軍尾追噶爾丹又遇西路兵攻擊大敗

之朕將中路初次運到之米遣明珠速送至費揚古軍前二次米亦即令續送三次米內朕但留十八日口糧餘俱送西路軍前是以西路兵丁未至饑饉得保全而回彼時若輕信大臣等言中道撤兵則兩路兵丁安得立功奏凱耶令覲領兵大臣官員等祇為保身之計不以國事為重內存私意爭論不和又向兵丁等沽名市恩多取口糧及不能馱載至於抛棄全無珍惜之意如此居心行事可乎朕之滿洲兵俱極精練全在領兵者

將國家之事專心辦理不圖安逸賞罰嚴明則斷無錯悞進兵西藏時色楞不俟衆人獨自前往額倫特為國家奮不顧身雖至失機豈可論伊等進兵太速乎今策旺諾爾布係差往策應之兵而遲延不前雖伊所統兵丁善全而歸伊屬下之兵固然感念於國事有何裨益惟進征西路身亡兵丁朕甚為憐憫當分别加恩至大臣官員等在部院衙門亦能清廉自守若行軍大事又非僅清廉自守者能勝任也朕年少時每於講武練兵

等事違命者必置之法内外大小悉知儆惕由此觀之訓練之事不可疎忽也兹衆喀爾喀及青海等俱服朕之風化其策妄阿喇布坦之人霸占藏地毁其寺廟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應棄命忘身奮勇致討乃伊等口稱維持黄教却無實心効力之人策零敦多布領兵在藏以我兵隔遠不能往救策零敦多布步行一年有餘忍饑帶餒尚能到藏我兵頋不能至乎今滿漢大臣咸謂不必進兵朕意此時不進兵安藏賊寇無所忌憚或

煽惑沿途番部等將作何處置耶故特諭爾等安藏大兵決宜前進

十月乙卯撫遠大將軍允禵疏報平逆將軍延信等率領大兵於八月十五日駐扎卜克河地方是夜策零敦多布等率衆來犯擊敗之奪其馬匹器械十九日自卜克河起程二十日駐扎齊嫩郭兒地方三更時有賊兵二千餘人來襲我師我師嚴整備禦賊衆久持不能抵敵遂奔北二十一日自

齊嫩郭兒起程二十二日駐扎綽馬喇地方是夜五更又有賊兵千餘劫營因營中四面哨兵鎗礮矢石齊發賊兵被傷身死者甚多餘賊皆望風而遁延信等隨率領滿漢官兵於九月初八日自達穆地方起程送新封達賴喇嘛進藏其從前達賴喇嘛博克達不便留住藏地應發回京師

上諭曰前遣大兵進藏議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稱藏地遥遠路途險惡且有瘴氣不能遽至宜固守邊疆朕以準

噶爾人等見今佔取藏地騷擾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
吐魯番之人皆近雲南四川一帶邊境居住若將吐魯
番侵取又鼓動土伯特唐古特人衆侵犯青海彼時既
難於應援亦且不能取藏朕決意獨斷著靖逆將軍富
寧安振武將軍傅爾丹征西將軍祁里德管領兩路官
兵前往策妄阿喇布坦邊境驚擾襲擊又遣定西將軍
噶爾弼領雲南四川滿漢官兵由拉里前進平逆將軍
延信領西路官兵由青海前進又遣大將軍總領大兵

駐扎穆魯斯烏蘇調遣官兵辦理糧餉伊等俱各加奮勵兩路襲擊之兵至策妄阿喇布坦邊境屢次大勝勦殺賊兵擒獲人畜招撫數千準噶爾人衆兹覽大將軍奏延信等三次將策零敦多布殺敗賊兵逃竄殊屬可嘉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俱著從優議敘

康熙六十年辛丑六月癸巳

上發硃筆諭旨命福建總督滿保傳

諭臺灣百姓曰據督臣滿保等所奏并伊等進摺家人所

言臺灣百姓似有變動又奏稱滿保於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等語朕思爾等俱係内地之民非同賊寇或為饑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員刻剥遂致一二匪類倡誘衆人殺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强抗其實與衆何涉今若遽行征勦朕心大有不忍故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即就撫自原諒爾等之罪倘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臺灣只一海島四面貨物俱不能到本地所産不敷所用祗賴閩省錢糧養贍

耳前海賊占據六十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亦何能為耶諭旨到時即將困迫情由詳明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爾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謂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原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員爾等俱係朕歴年豢養良民朕不忍勦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勦爾等安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毋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

乙卯議政大臣等以將軍富寧安報稱吐魯番回人托克托麻穆忒等歸順一摺請

旨

上諭曰據富寧安奏稱策妄阿喇布坦將吐魯番回人托克托麻穆忒等遷往哈喇沙爾地方中途逃回在魯克齊木地方駐扎等語見今歸順之回人與準噶爾之人爭鬬將準噶爾之人殺害取甲來獻觀此情形策妄阿喇布坦似畧無報復之意或伊同黨內有不睦亦未可

定此機不可遺失朕意策妄阿喇布坦將伊等不能遷往哈喇沙爾又不能護衛準噶爾之人足見萬不能敵我兵令收復吐魯番若不看守則策妄阿喇布坦處歸順之人以及来使逃人有回人居中倘行殺掠此路必致阻隔爾等速議行文富寧安派綠旗兵一千名察哈爾厄魯特蒙古回兵一千名前赴吐魯番收納歸降回人照看駐扎將歸順之人及来使逃人往內解送之處牢設哨汛令回人歸降於我與厄魯特世成讐敵即係

我民其巴爾庫爾相距吐魯番止六百里爲途不遠如果策妄阿喇布坦率衆侵擾我兵前去援救不遲著富寧安預行轉飭回人等於我軍尚未抵境之時若有策妄阿喇布坦之處來使逃人萬勿隱匿侵犯即行解送著議奏

九月戊戌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上年策妄阿喇布坦將伊邊界之人收去又將吐魯番回人移往哈喇沙爾其阿爾泰烏魯

木齊等處無一哨汎因其寂然以處遂有策妄阿喇布坦身死之信然不可據以為實也將軍祁里德奏策妄阿喇布坦若果身死則機不可失請預備進兵爾等行文大將軍及靖逆將軍富寧安等宜照原議今歲將吐魯番堅守為要又阿爾泰吐魯番一帶汎地均宜加意防守冬令雪降草枯之際不可貪功輕進且將兵丁馬匹一應什物整齊備辦以俟來年大舉征勦此旨著即行抄録傳諭軍前大臣等知之

丁巳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長等
奏西藏平定請於招地建立豐碑以紀盛烈昭垂
萬世

御製碑文曰昔者
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顧實
汗謂東土有
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讐敵之國閱數年始
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為施主頗極安寧後

達賴喇嘛之歿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藏青海羣衆公同之請中間策妄阿喇布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皦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為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土伯特國朕以其所為非法爰命皇子為大將軍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烟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

喪膽遠遁一矢不發平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令胡必爾汗冊印封為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土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瘴癘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勲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土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畧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木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鐫

勒石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衆勤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正月庚子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策妄阿喇布坦之兵屢被我師擊敗死傷頗多策零敦多布等賊衆亦大半死亡棄藏竄走仍回伊里地方固守三嶺若我滿洲兵至則舍命交戰

勢有不敵又思逃避他所希圖存活此等情形瞭然可
睹朕數日來細加尋繹伊里山蹊險隘我朝大兵雖欲
今年進勦倘為三嶺阻隔遲延時日或策妄阿喇布坦
戰敗帶領妻孥逃往則我師應否追勦不可不詳加定
議令策妄阿喇布坦之伎倆悉已深知策妄阿喇布坦
亦稔知天朝兵威所加勢必不能自存但此時遽遣使
向策妄阿喇布坦處招撫彼不知我寬仁之意反以為
不能取彼復生他心亦未可定爾等可議寫發往策妄

阿喇布坦之書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選派好喇嘛為使作速差往其差往之人過阿濟嶺由吐魯番一路前往不久可到彼處信息情形亦即得聞知如胡土克圖之使者善為曉諭策妄阿喇布坦畏懼天討將拉藏妻子家屬并從前被擄之人送來請罪誠心投順永不敢侵犯邊隅如此可另行商酌倘策妄阿喇布坦巳死或伊處內變生亂除向天朝投奔外彼將馬往則我兵進發亦不可緩即一面進兵一面差使亦無耽擱之處

令各路兵丁或向伊里前進或於吐魯番固守漸進烏魯木齊等處駐扎營寨相機而行或幾路前往襲擊以及大兵糧餉作何運到之處著議政大臣軍前調回將軍大臣會同核議妥確具奏

二月己卯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今年大兵前進駐扎烏魯木齊地方爾等僉慮米糧不能接濟或致遲悞彼時撤兵不可駐兵不可似有煩難之處朕亦慮及但我兵預備數載去

年曾議進兵而竟不果今年若再駐扎不進則策妄阿
喇布坦得以休息一年從此或生他志不如乘此預備
之兵仍照從前令阿爾泰巴爾庫爾兩路兵丁照常襲
擊前進至烏魯木齊地方兩兵會合如策妄阿喇布坦
果有兵來正可剿滅若畏懼不敢前來即將我兵收回
各往本處駐扎如此每年襲擊驚擾賊衆彼或生内變
亦未可定爾等會同酌議具奏

九月乙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圍勞苦軍士條奏者不知國家承平雖久豈可遽忘武備前噶爾丹攻破喀爾喀并侵擾我內地扎薩克至烏闌布通朕親統大兵征勦噶爾丹敗走後又侵犯克魯倫朕統兵三路竝進至昭莫多勦滅之今策妄阿喇布坦無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徵發阿爾泰及巴爾庫爾兩路兵進勦策妄阿喇布坦聞之心膽俱碎乃遣策零敦多布等潛往西藏刼掠毀壞寺廟土伯特地方已被殘盡朕又

遣大兵前往擊敗策零敦多布等復取西藏救土伯特於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絶域此皆因朕平時不忘武備勤於訓練之所致也若聽信從前條奏之言憚於勞苦不加訓練又何能遠至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爾等諸臣咸宜知之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二十